

大同報

顧漢正
仲夏書



第一卷
下

天
園
恨

顾汶光 顾朴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珍元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本书插图 黄天虎

天 国 恨

第一卷（下）

顾汶光 顾朴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）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25印张 358千字 插页5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贵阳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,600

书号 10115·458 定价 1.65 元

第二十三章

就在王作新至省城桂林活动的时候，杨秀清等一行人，带着广大民众凑集的巨款，来到桂平，准备设法营救冯云山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秀清扮作一位巨商，穿紫红色百蝠流云锦缎袍，戴天青色方巾，气派赫赫，举止豪纵。石达开、张遂谋扮作账房；肖朝贵、林启容、林凤翔、曾水源扮作仆从。黄玉昆将他们引到城西郊思陵山上，拜见了洗石庵的老尼惠智，假称广州富商张老板，到桂平做生意，闻思陵山香火之盛，前来朝拜，打算盘桓三、五日，瞻仰名山胜景。惠智大师贪他富有，施舍必定丰厚，忙命小尼将他们安顿在龙华寺居住。

同时，韦俊也带了吉文元、林绍璋、谭绍光到桂平城里，听胡以晃的安排。

次日晨，胡以晃来到了龙华寺，杨秀清授以密计。待胡去后，为了不引起僧尼们疑惑，秀清与达开、遂谋出外观赏名山古刹风光。从龙华寺向上望，吏隐洞近在眼前，传说唐代御史李明远赋闲后，即在此处隐居。再上，是龙华寺僧盟初所辟的观音岩，侧有小庵，架竹引泉，沿崖种树，为思陵山胜绝处。极目远眺，数十里风光尽收眼底。黔、郁两江环抱城廓，碧波万顷，浩浩东去，使人心胸为之一爽。北望紫荆、鹏隘诸山，吞烟吐雾，气势磅礴。沿山道行百余步，即为乳泉，泉从石隙中喷溢而出，色白如乳。传说古代一位仙人，游山至此，口渴难耐，以指点石，即有泉水渗出，清凉甘甜。

秀清等拾级而下，经“碧云天”，出半青阁，到文昌楼前，只见十余兵弁簇拥着一乘华丽的彩轿，从李御史祠穿石径向洗石庵

而来。轿后跟着一位衣冠华丽的青年。杨秀清等停步观看，忽听庵中一位女尼喊道：“夫人和大公子驾到！”惠智即率徒儿们迎出洗石庵。

惠智亲自扶夫人出了轿，引到殿前净室里拜茶，又吩咐两名年轻尼子去打扫佛殿，以备夫人、公子叩头还愿。秀清等三人相视点头，尾随进了洗石庵，装着观看菩萨，想知道这不平常的香客究竟是谁。

片刻后，即有小尼来殿内，声称县太爷王烈的夫人，公子要拈香，请香客、游人回避。

杨秀清等退出殿门外等待。须臾，王烈的妻子冯婉秋手捧一尊尺许高的玉佛，在丫鬟、女尼的簇拥下走进大殿。候了一顿饭工夫，还愿毕，惠智与冯婉秋并肩退出殿门，到净室休息。秀清等稍稍挨近一些，只听冯婉秋矫揉造作地说道：“惠师，许宝刹之愿，今日方得还。说起来也太艰难，偌大一个桂平城，竟找不出尊玉佛来。幸亏昨日一位落魄的旧家子弟，持这玉佛宝像上门求售，开口要价两千。我当家的说好说歹，方以一千之数买下，得还夙愿。”

惠智的回答暗含嘲讽：“阿弥陀佛。难得夫人一片至诚，定能感动菩萨，保佑贼匪不犯桂平，老爷官运亨通，二公子即日痊愈，夫人阖门安泰。”

杨秀清微微冷笑，离开素室，却听见殿内一声叱骂：“讨厌！”

三人轻轻上前，透过半掩的殿门，见王烈的大公子王洪福正嬉皮笑脸地追逐两位年轻美貌的尼子，搂腰扣乳，揪脸捏腿，丑态毕露。女尼不敢声张，仓皇躲闪逃避，低声咒骂。

这情景触动了秀清心中机契，抚掌笑道：“好啊，好！我得计了。”

“此计大妙！”石达开也豁然而悟。

张遂谋补上一句：“如以晃之事不成，可行此计，只是尚欠一

饵耳。”

三人步出洗石庵，沿石级下山。穿过林隙石罅，便是李御史祠。祠前祠后绿荫蔽天，蒙茸荒翳。三人信步走进祠里，见壁上供着唐代名臣御史李明远像，神态端庄，令人肃敬。赞了一番，出祠继续下山。但见南壑北涧，小桥微露；满山遍野，群芳斗艳，春色撩人。再往下，一色参天古松，大者数人方能够合抱。内有数株皮若龙鳞，为一般人所罕见。

浪迹多年，熟悉各处掌故的张遂谋说：“造化多奇，往往被人附会，衍生出无数故事。相传康熙皇帝南巡时，曾在这几株松树上挂过龙袍，树皮化为鳞状，是为龙种。”

杨秀清一笑，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康熙是妖帝，莫说挂龙袍，就在此树上吊上三天，也不会化松皮为龙鳞。若真如此时，洪先生坐过的凳子，也该飞升上天，变成龙了。”

三人说说笑笑进了林中，头上松涛澎湃，脚下山泉叮咚，林中红飞翠舞，路上游客熙攘。到此地，一天酷暑化为半山清风，令人心神俱爽。三人贪林中幽静清凉，到茶亭小憩。茶房殷勤为他们献茶，口称：“小人这里茶水与众不同，系乳泉之水沏西山之茶，虽西湖龙井、洞庭碧螺春，亦有所不及。三位客官远道而来，小人特用雨前新茶沏就，请客官品尝，即知小人并非诳语。”

杨秀清口正渴，接过宜兴竹节紫砂壶，斟了一碗，咕噜噜一气喝光，也不觉有什么特别美味。石达开向他使个眼色，连声称赞：“乳泉水，西山茶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杨秀清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份，笑道：“好茶！果然清冽醇香，不亚龙井！”

正说着，一位年轻英俊的姑娘来到茶亭外的旷地上，选一平坦处站定，放下演武的道具，用刀尖在地上划出一个圈儿，随手将手中刀一舞，使开解数，摆起武当来。

此刻已交午时，游人正多，见那年轻姑娘摆当，一无男人陪

着，二无伙伴帮衬，单人匹马，落落大方，都被好奇心驱使，里三层外三层围着。

姑娘放下宝刀，使出手段，打了一路少林拳，直到大家喝彩时，方停步站定，向四方拱拱手，朗朗说道：“列位叔叔、伯伯，小女子原非此道中人，只因万里寻兄，盘缠使尽，不得已抛头露面，贵地献丑。请列位高抬贵手，帮小女子几个路费钱，感恩非浅……”

秀清等听她说得动人，一齐步出茶亭，上前观看。三人排开众人，钻到圈子里，方才看清姑娘的容貌。这姑娘二十出头，身穿大红衫，淡绿裤，束宝石蓝腰绦，露出一身丰满诱人的曲线来。满头黑发不饰珠宝簪钗，仅用一方水红绸儿束住，披于身后，英姿飒爽，妙曼洒脱。面色似霞，眼亮如星，一对很有男人气派的剑眉，不停舞动。红唇樱口，鼻梁高挺，五官端正，鸭蛋般的脸盘白皙娇嫩。她的腰间，挂着个很精致的小布囊，脚旁放着道具：刀、鞭和一副弓箭。

秀清等被她不同凡响的气度吸引，赞不绝口。再看挂在树枝上的红锦标：

访三江五湖诗朋胜侣，驱策古今，吞吐虹霓，掷笔不知岁月促；

会百府千州剑客奇才，较量高下，俯仰星斗，起舞但觉天地宽。

达开背诵一遍，叹道：“好气魄，果然不是浪迹江湖之辈。”

秀清点了点头，摸出个银锭，准备抛给姑娘。尚未出手，一富绅说声“嗟”，向姑娘掷去个大银锭。那种千金一掷等鸿毛的气派，引得观众咋舌。

姑娘伸手接过银锭，仿佛受了很大侮辱，红着脸向富绅看了一眼，又随手将银抛还，颇高傲地微微一笑，抱拳向观众说：

“小女子虽粗愚，也懂得不吃嗟来之食。摆当卖艺，只求糊

口足矣，何敢多求？”

那富绅好生没趣，在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中退去。秀清暗自称赞，收起银锭，抓出把制钱递给她。围观者你一枚，我两枚，纷纷出钱，请姑娘舞鞭。姑娘见小竹筐里钱已不少，拒绝再收钱。拱手致谢罢，方要拾鞭演艺，一个黑大汉抢上前，排开观众，直奔圈内。他的后面，跟着三个凶神恶煞的汉子，双手叉腰，将姑娘围住。

桂平本地百姓，都认识这黑大汉叫罗义江，诨名二毛。后面的三个汉子，分别叫刘金龙、李青龙和苟黑龙。三龙乃县里三霸，贩烟聚赌，眠娼宿妓，敲诈勒索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人们不惧官，不畏吏，偏偏畏惧罗义江。故县中民谣云：“三龙闹八方，一江锁三龙。”这时，众人见一江三龙要欺负卖艺姑娘，虽然不服，但谁也不敢多事，远远避开，都暗暗为姑娘捏一把冷汗。秀清、达开等见黑大汉来意不善，略为后退数步，静观事态发展。

卖艺姑娘很沉着，拱手向黑大汉一揖，“列位兄长，俗话说：入乡随俗。小妹初至宝地卖艺，不谙贵乡规矩，还乞指点。”

罗义江等素来横行惯了，又见众人都远远回避，越更趾高气扬。黑大汉叉腰冷笑道：“妹仔，听你这话，倒是个识趣的。既是个雏儿，二爷也不怪罪你。桂平是我地面，既来此卖艺，一须到公馆拜候，二须交纳地头钱。”

“地头钱？”姑娘稍稍提高嗓子，说：“小妹走遍两广地面，未曾听说要缴纳什么地头钱。”

“妹仔，你不是说‘入乡随俗’么？到此地，可得按我们罗二爷的规矩办。”苟黑龙说着，那双贼眼不怀好意地把姑娘全身上下打量。

姑娘的剑眉轻轻扬起，似已动怒，随即又缓缓舒展开来，分明在忍气吞声，低头道：“二爷的乡规，小妹敢不听从么？待小妹收了当，得了艺钱，一定到罗二爷公馆拜候，兼纳地头钱。如

此，可使得么？”

刘金龙哈哈大笑：“赔三千不如现一百，地头钱此刻便要。这女子倒滑头得紧，待你得钱收当，一溜烟远走高飞，老子找谁要去？”

姑娘再次忍下气，将半筐箩小钱递上：

“今日所得尽数在此，请二爷买杯茶喝！”

罗义江劈手夺过竹筐箩，往里看看，鼻子重重地一哼，连箩带钱甩得老远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小贱人，你敢如此戏耍二爷！几个扁钱，也买得这地面？快交出二两银子，二爷高抬贵手，让你在此卖艺。否则，休怪二爷手毒。”

姑娘眼一横：“不缴呢？”

“立即便给我滚出桂平！”

“二爷息怒。”李青龙不阴不阳地说：“江湖义气，不能不讲。姑娘，我倒有个一方两便之法。交不出地头钱，不要紧，陪我们二爷玩两日，桂平这码头，从此你算立稳了。”

“这可是欺人太甚！”姑娘忍无可忍，切齿说道：“罗二，我走遍半天下，可没见过你这般恶人。今日，偏不收当，是文是武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罗义江恼羞成怒：“黄毛丫头，也敢在老虎嘴边捋须？没有钱，老子要人！”

苟黑龙就等这一声，抢上前来拉姑娘。姑娘闪身避开，厉声问道：“要动武么？”

罗义江捋起袖子：“嘿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算你倒了血霉！来，来，你我单对单，免得江湖上说二爷四人欺你一个女流之辈。”

说完，罗义江腾起身子，双拳照姑娘脑门劈下。姑娘见他使出“泰山压顶”之势，连忙蹲下，避开锋芒，拳头向上一击，来个“叶底翻花”。罗二眼快，单掌托住，接着手、腿并用，以“秋

风扫叶”之势，向姑娘横扫而来，疾如狂飙。姑娘眼明身巧，托地跳出圈外。罗二不舍，紧紧追上，姑娘返身交手，罗二攻得猛，姑娘守得稳。三五个回合之后，仍未得便宜，罗二焦躁起来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来了个“急雷轰顶”。姑娘不慌不忙，劈开他的拳头，右拳直捣罗二的胸膛，来一个“黑虎偷心”。罗二着了一拳，立脚不稳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五尺开外。

观众们掌声如雷，连呼“好拳！好拳！”

罗二在桂平横行十余载，此刻丢尽脸面，不由生歹心，撑起身，恶狠狠地抽出刀，说：“小贱人，敢和二爷比刀么？”

姑娘出于自卫，只想教训教训他，没想到他竟铁了心，要以性命相搏。这桂平是府、县二级衙门所在地，出了人命，非同小可。拒不比刀么？罗二会得寸进尺，咄咄逼人。如今势同骑虎，欲罢不能。姑娘想了想，说：“真刀真枪，非死即伤。罗二，敢立生死文书，死伤各不偿命么？”

罗二还道她怯阵，盛气凌人地说：“立就立，难道怕你不成？”

“如此，找纸、笔来。”

罗义江到茶亭找来纸和笔，姑娘一挥而就，当众朗朗宣读一遍。双方画押后，她抱拳向观众施礼道：

“列位叔叔、伯伯，小女子远道来此，卖艺糊口，与罗二无冤无仇。但罗二恃强凌弱，要置我于死地。如今立下生死文约，敢烦哪位叔叔、伯伯、兄长，仗义作主，权为证人，小女子得脱于难，终身铭感。”

观者都同情姑娘，又畏罗二淫威。她连喊两遍，无人敢应。杨秀清为抱不平，挺身而出，愿为证人。姑娘感动得泪花闪烁，敛衽一拜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！

罗二被迫签字画押，生死文书生了效，不免有些心虚，又不好叫三龙相助。他突然心生一计，不待姑娘取刀，先下手为强，向她扑去，姑娘只得赤手空拳迎战。围观者怕姑娘吃亏，紧张得

透不过气来。

罗二的大刀舞得呼呼响，只见刀光闪闪，在姑娘头上盘旋。姑娘没有兵器，只得采取守势，灵活地东跃西闪，躲过对手一次又一次攻击。罗二见攻上三路不容易命中，改变策略，专对姑娘腰腿之间猛劈猛刺。姑娘瞅个空挡，乘他一刺未中，“腾龙起凤”，一跃而起，双拳并落，击在他脖子上。罗二吃亏，怒不可遏，举刀乱砍，不依格局。姑娘见他刀法步法俱乱，飞起一脚，踢在他手腕上，大刀飞出丈余。罗二弃了姑娘，去拾大刀。姑娘紧跟而上，一脚将刀踏住。罗二弯腰夺刀，被姑娘在头上、背上擂了十余拳，连忙直起腰去推姑娘。谁知姑娘象一棵擎天大柱，摇撼不动，奈她不何。

罗二怕姑娘拾刀，一把拦腰抱住，气急败坏地大呼：“小子们，还不帮二爷一把。”

三龙一拥而上。姑娘本不欲伤罗二，此时也不能不生杀心。只见她在刀柄上轻踏一脚，乘刀弹动时，足尖一勾，刀已在手。眼看三龙扑近了，罗二又不肯松手，一咬牙，挥刀砍断罗二右臂。罗二惨叫一声，倒在血泊中。姑娘脱身，举刀迎战三龙，毫无惧色。

杨秀清本是个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的好汉，此刻，也为姑娘担心，几番要抽出佩刀，都被石达开、张遂谋劝阻。哪知松林里早有一个耐不住了，叱咤一声，山鸣谷应，接着，持斧奔出，直扑三龙。秀清一看，却是肖朝贵。

原来杨秀清等去“游山”，肖朝贵寂寞难耐，寻踪跟来，目睹这场争斗，佩服姑娘武艺非凡。此时，见三龙以众欺寡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决心助姑娘一臂之力。

姑娘见有人相助，胆气更壮，趁刘金龙迎战肖朝贵，便腾出手来，在布囊中摸出两粒核桃大的石子，仿佛随意掷出，却准确无误地分别击中李青龙、苟黑龙的脑门心。李、苟负痛，双双鼠

窜而逃，刘金龙不是肖朝贵的对手，再也顾不上罗义江，跟着逃走了。

姑娘也不追赶，弃刀再次向杨秀清拜谢，又向肖朝贵致意。杨秀清还礼不迭，问道：

“请教妹仔芳名，为何孤身摆当？”

“小妹姓杨，名云娇，广东花县人氏。”姑娘低垂着头，说：“因兄长远出，久无音讯，家慈及嫂子日夜思念，故离乡背井，浪迹江湖，万里寻兄。”

“令兄是谁？能否相告。”秀清又问。

姑娘低下头，用脚踢地上石子，似有隐衷，不便回答。

达开不强人之难，转过话题说：“妹仔，适才你与罗二斗拳较刀，皆示之以恫怯，尔后出奇制胜，其中有何道理？”

“小妹闻兵法云：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。小妹一女子耳，身长、力量均不及男人，自知所短，不敢恃勇大意。故每临强敌，自视为弱者、为死地，步步小心，只望死中求活。待立稳脚跟，则伺对手偶露破绽，不失时机，当机立断，一击成功，反败为胜。”大约是发现自己说得太多，杨云娇微显羞涩，再拜道：“恩人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又请教了众人姓名，方挥手别去。

张遂谋目送杨云娇远去，叹道：“不唯有勇，而且有谋，在女流中可算出类拔萃。洪先生屡言日后欲立女军，若得杨云娇，何虑无人统领。惜不能为洪先生所用，惜哉！”

杨秀清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不然。洪先生一旦举义，八方英杰，必然来归。杨云娇一定会前来效力，不必为此惋惜。”

下午，冯婉秋自思陵山还愿归来，心中仍悻悻然。只为幼子洪禄旧病复发，方才忍疼将玉佛敬献给洗石庵。她疲惫地往床上和衣躺下，玉佛的莹莹光泽仍在眼前闪烁。当丈夫王烈率手下僚佐举行了每月初一、十五例行的祭孔仪典，回到家中，她仍然搂

着洪禄生闷气。

王烈知道她生气的由来，一边让丫头替他脱官服，一边安慰妻子。刚把补服脱下，钱师爷在门首弯腰禀道：“平南县胡二爷有机密事求见老公祖。”

王烈思忖好一阵，想不起曾经认识平南县的哪位胡二爷，心中纳闷。又见妻子气尚未消，摇摇手，说：“叫他明日公堂候见。”

钱师爷做个手势，让王烈出屋，附耳道：“胡某说，将来送老公祖一套富贵。”

听说有一套富贵，王烈堆起满脸笑容：“既如此，请他在大暖阁承值房等候。”

王烈忙叫丫头将刚脱下的补服重新穿上，来到大暖阁承值房前，见一位身穿天青色绣银花缎袍，外罩深黑对襟绸马褂的汉子，早在那里躬身相迎。汉子身后跟着的四名仆从，相貌非凡。王烈见他风流倜傥，气宇轩昂，先有了几分敬意，向他微微一笑。

汉子待王烈近前，双手抱拳施礼，口称：“平南县武生胡以晃拜见老公祖。”

王烈恍然大悟。他虽入桂为令不久，也听说过曾在桂林大闹校场，名噪一时的胡以晃是个“不法”豪绅，越更狐疑不定，摸不清他的来意，只得略一举手表示答礼，把他让进承值房内。四名仆从左右各二，恭立门外——他们正是韦俊、吉文元、林绍璋、谭绍光。

坐定后，王烈心中不悦，问道：“胡兄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见喻？”

胡以晃且不回答，向门外高叫一声：“韦二！”

韦俊应诺一声，捧着个青花瓷盘进房，盘里装着两枚玉琢的柿子，一只翡翠云纹如意，恭恭敬敬地在王烈面前跪下，举盘过顶。

胡以晃指着礼物，微微一笑：“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，不过取其‘柿柿（事事）如意’的吉祥之意，以表小生心意。待老公祖笑纳之后，然后有事相禀。”

礼物所寓的美好祝愿，使王烈稍稍放心些，点头示意。韦俊会意，将礼物搁置案头，垂手退出房。

胡以晃这才娓娓地说道：“小生有一密友，被仇家诬陷，关于县牢中。恳求老公祖明辨其冤，主持公道。”

“贵友为谁？”

“冯云山。”

又是这件辣手事！王烈不悦地盯着以晃，不解地想：拜上帝会究竟有什么好处？不但穷人趋之若鹜，连胡以晃这样的富贵公子也与它沆瀣一气。突然，他想起去年胡以晃阻拦官军，放走拒捕天地会逆匪的事，更加不快。

胡以晃见他怒形于色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此事与老公祖关系非浅——小生听说老公祖欲将冯云山解送省城，未知确否？”

王烈听了，大吃一惊。几天前，他得知王作新上省城活动，怕事态突变，于己不利，忙召钱师爷等几名心腹僚佐商量，有此雏议。究竟该如何处置，尚未定夺，而拜上帝会竟如此灵通，探得了消息，真可谓“驷不及舌”了。他无暇细想是谁走漏了消息，打着官腔说：“如何处置冯云山，是本县分内之事，毋须他人插手。送不送桂林，与足下无关。”

胡以晃讥笑道：“此固是老公祖分内之事，但也关系到一万余会众。有道是‘民心不可违’，一着之误，恐为老公祖终身之憾。其得失利害，关系非轻，望老公祖慎之又慎。”

语虽谦和，意实强硬。王烈生气地喝道：“胡以晃，你休得巧嘴逞强！去岁你私放拒捕之逆首，本官还未追究。今日来此，正是自投罗网。”

胡以晃毫无惧色，拍胸笑道：“老公祖放回冯云山，小生再来

伏罪不迟。”

“本官偏不释放冯云山，你又如何？”

“恐于老公祖有诸多不便呀！”

这明显的威胁，使王烈大动肝火，气冲冲地说：“胡说！胡以晃，此是何地？”

“桂平县署。”

“县署是执朝廷法典之处，你可知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本官敢捕冯云山，亦敢捕你。”

胡以晃一阵仰天大笑：“料老公祖未必有此胆量！”

王烈拍案而起，欲出承值房传唤兵弁。刚至门口，韦俊早将房门堵个严严实实。王烈欲进不能，不由得一阵胆寒。

韦俊毕恭毕敬地俯身说：“请老公祖回房内坐定，如有呼唤，小人等理当侍奉，何须亲自动步？”

王烈见韦俊等持态虽恭，实含仇意，心中害怕，只得退回房内坐下。他暗自后悔太大意，未带几名兵弁防身，已陷入胡以晃圈套，又无可奈何。他紧紧盯住胡以晃，色厉内荏地说：“胡以晃，你竟敢闯入官署，威胁朝廷命官，究竟欲把本县如何？”

“不敢。”胡以晃态度十分谦恭，“老公祖能听小生几句忠言么？”

王烈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讲！”

“如何处置冯云山，老公祖自有明见，小生本不当越俎代庖。但如将冯云山解押到省城，有三不当处，还望老公祖三思。”

“何谓三不当？”

“老公祖容禀。”胡以晃掰起指头说道：“其一，郑中丞未必不以老公祖多事，其中原因，不剖自明，何须小生多说？其二，拜上帝会人多势众，冯云山甚孚众望，会众岂有袖手不问之理？倘老公祖今日解押动身，明日会众便截之于途，又当如何？如此，

拜上帝会对老公祖必含恨于怀，王作新亦必诬老公祖受贿私放，又如何自解？其三，即便老公祖送至省城，会众被迫铤而走险，齐集桂林，事态闹大，老公祖试想：能不能担戴得罪洋人、违抗圣旨、激反良民三款罪名？小生亦是一方缙绅，深沐皇恩，故不避斧钺进署忠谏，披肝沥胆，只望老公祖莫蹈险途，此外，岂有他哉！”

王烈沉默了。他不能不细想胡以晃说的“三不当”，看来将冯云山押送省城，确是不智之举。使他产生自危之感的，是拜上帝会作为一种力量，第一次与他正面交锋，要三思而行。他深感到就象胡以晃那高大魁伟的躯体，和他臃肿虚弱的身体对比一样，拜上帝会是强者，比王作新更厉害地威胁着他，他在“两强”之间的处境十分尴尬。

胡以晃锋芒凌厉的眼光，冷森森地在他脸上转动，很明显地在逼他表态。他想了想，装出笑脸，态度前倨而后恭：“足下肺腑之情，下官心领了。但宦海浮沉，风波莫测啊。下官虽说为一县之长，上有府尊顾元凯掣肘，下有同僚暗中窥视，虽有心释放冯某，只怕上司下僚有‘受贿私放’之诮。人言可畏，下官左右皆难，请足下谅之。”

胡以晃明白他的言外之意，说：“关于这一层，请老公祖放心。小生备有薄礼，作老公祖打点之资。韦二！”

韦俊等应声而入，将两包白银放在案上，肃然退出。以晃打开银包说：

“区区千金，请老公祖哂纳。”

王烈看着银包，欲要拒绝，耀眼的白银使他难以开口。沉吟好半晌。说：“请足下稍候数日，待下官以此银上下打点。一有佳音，即当奉告。”

送走胡以晃，王烈命兵弁将银送回家里。冯婉秋不容分说，将银尽数藏入箱内。王烈性素惧内，不敢争夺，只好蹙眉摆手说

道：“夫人，这银是别人托我孝敬顾太守的，你都拿去了，叫我如何交代？”

冯婉秋噘嘴道：“孝敬顾太守，你随便什么地方筹措去。黄玉昆不过你手下小吏，还给女儿弄了副南珠钿子哩。我想这么副南珠钿，想了几年还未到手。堂堂知县夫人，反不如下僚的女儿，也丢你这大老爷的脸呀！”

王烈看着娇妻长叹：“什么大老爷！七品知县，每年俸银四十二两四钱三分三厘，还不够几天开销，妇道人家哪知钱的难处。一副南珠钿，少说也是千数，二十年俸银还不够哩。”

冯婉秋把箱子锁上，揣好钥匙，走到梳妆台前，对镜抿抿发笑，不以为然地耸耸鼻子，说：“俗话说：‘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’。若只靠这几个吊命俸钱，天下的官谁做？哼，别当我傻，你指头一拨弄，一千八百，随随便便就到手。做官的窍儿，你以为我就不懂？”

冯云山入狱四个月以来，赖文光仿佛长大了十岁。他更成熟、更深沉了。

他自幼受父之教，无非儒学，从儒家典籍中，接受了“民为贵、君为轻”的观念。入狱年余，以切身遭遇，更觉得孟子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为至理名言。君臣关系如此，君民关系亦如此。道光帝对洋人卑躬屈膝，丧尽气节；对百姓横征暴敛，穷凶极恶，正如黄宗羲所说：“天下之人怨毒其君，视之如寇仇，名之为独夫，固其所也。”他仇恨道光，仇恨朝廷，决心一旦脱离牢笼，与天下仁人志士灭寇仇，除独夫，复盛唐景象。

对于拜上帝会，却颇不以为然的。他觉得，借“上帝”来鼓吹，是“左道旁门”，不足为训。但，从冯云山、卢六受刑时临死不屈的凛然大义，他看到了一种动人的献身精神。从冯云山狱中所为，更看出在“上帝”的外衣下，拜上帝会为了推翻清廷，暗中